

# 所以我現在都自己煮

小桂子

剛和他分手的幾天，我一直將自己鎖在家裡，除了去附近的便利商店買菸跟酒之外沒有踏出家門一步。我沒有哭也沒有流淚，靜靜地，像死人一樣冷灰而僵硬，只有酒能暫時沖洗傷口、只有菸能暫時輔助呼吸。

不清楚是在等待誰來救援，也不明白自己在期盼什麼，但我明白我並不願意從這裡逃走，即使沒人發現，即使沒人在乎。

這樣的幾天下來，我感覺到他彷彿真的消失在這個世界，航渡到另一個不屬於「我們」的國度裡了。只有在回來拿一些生活用品或衣物時才會見到他，我們像是不同次元裡的遙遠靈魂，看不見彼此的存在卻感受得到在空氣中滯留的壓迫感。

遙遠，而陌生...

不知道是什麼在鞭笞拷問著自己，也不懂所謂的痛苦是什麼了，或許無法招供才是真正的煎熬吧！忍不住拿起了電話，但遲遲不敢撥出以往再熟悉不過的號碼，雖然清楚他已經愛上了那個人，想必他現在也在那人身邊，或許擁有著以前專屬於我們的親密...不想那麼快接受自己的罪名，卻又想早點從徹底的死亡裡獲得釋放。

想說些什麼呢？想聽到什麼呢？

不管了！想聽你的聲音...

「喂，是我...你在哪裡？」我明明知道答案。

「我和她剛看完房子，在吃飯...」

「這麼快就打算好馬上要搬？」又是愚蠢懦弱的問題，卻不經思索的出口。

「...」

「...」

「我要回去了，你有沒有想吃什麼，幫你買？」不知過了多久，聽見有人開門的聲音，

突然一陣胃痛，心跳也重到讓人難以負荷，雖然明明知道是誰來了。他買了個便當回來，生硬地表現出微笑的面容、刻意將聲調清亮開朗，一切顯得有些牽強。「你看，我知道這是你最喜歡吃的蒜泥白肉！」他說，我回應了一個僵硬的善意，接過他手上的便當，看著他走進他的臥室。

其實一點也沒有胃口的我，不知道在怕什麼，或許怕他生氣或許怕他難過，雖然不知道如果不打開來吃他會怎麼想，但揣測只會讓自己更反覆。不管想不想吃，我還是慢慢的打開便當。

拿起筷子夾起第一口菜，我的眼淚突然滑了下來，真的不知道是因為感動或是難過了，腦海突然洶湧地洩出以前相愛時的一些畫面，想起了他打開家門帶著便當給我的情景和表情，想起了我們一起吃著那些美味或難吃的便當，想起了我們聊著什麼有趣或無趣的話題，想起了我們共同擁有過的每一個表情...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夾著菜送入口中，根本察覺不到嘴裡的味道口感是什麼，只是機械性的運作著口齒，咀嚼著。不記得吃了幾口，也不記得吃到什麼菜色，我漸漸停止了手和嘴的動作，低著頭看淚水將我的褲子溼濕，只記得它們用一種近乎平靜的速率滑降，用一種趨向無情的節奏滴落。我開始失去控制，身體抽搐而哭出聲音，卻又極力壓抑，不想讓他發現。

從那天，到現在...我再也沒有去買過或吃過任何的便當，他也像當時送入口中的飯菜一樣，影響我的情緒，卻沒有任何，味道。

反覆，差異，釋懷，經歷，重新，遺忘，反覆。

我相信等我真正走過的那天，到時候我真的可以。再次讚頌美味或者怨責那些難以下嚥的便當以及人生。